



——
相传甜菊和苦菜原是一对双胞胎姐妹,她们的父亲是一位杏林高手,悬壶济世,治病救人,深受周围百姓的爱戴。

姐妹俩很小的时候,就开始帮父亲分拣和整理采回来的草药。再大一点儿,她们就和父亲一起上山采药,所以对药性、药理也颇为精通。姐姐甜菊乖巧懂事,聪明伶俐,有患者到来,甜菊总是热情招呼,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位患者。妹妹苦菜一般不多说话,喜欢默默地工作,有时却语出惊人,往往能想出父亲都想不到的好方子、好办法。父亲有这么两个好女儿的帮助,真是如虎添翼,更是名声大振。后来,慕名而来的患者与日俱增,他们为更多的老百姓解除了病痛。

转眼间,甜菊和苦菜十二岁了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,姐妹俩从山上采药回来,她们迈着轻快的脚步,唱着动听的山歌,放眼望去,湛蓝的天空下青山绿水甚是喜人。这时,一阵微风吹过,蔚蓝的天空上有几朵洁白的云彩在轻轻地飘动,它们有的像绵延起伏的大山,有的像可爱的小白兔,有的像一只昂首挺胸的大公鸡,有的像传说中的麒麟威武地挺立着。她们好喜欢这自由自在的白云!

就这样,姐妹俩手拉手,走在这长满各种花草的草地上,忽然,一缕淡淡的香气飘来,甜菊吸了吸鼻子,喊道:“车前草!”她们循着香气,很快找到一株又大又壮的车前草。苦菜说:“听说车前草是一个小男孩为给母亲治病变成的,他的行为真是令人佩服。”甜菊不假思索地说:“换作是我,我也会这么做的,给母亲治好了病,也为后人造福了。”姐妹俩边说边走,转眼就到了半山腰的村子边。

忽然她们听到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叫声,苦菜把药筐甩给姐姐,飞快地朝着哭声的方向跑过去。只见一户人家

的大门口围着几个人,一位妇女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小男孩儿坐在地上放声大哭。

苦菜扒开众人,挤上去一看,只见这小男孩儿两眼上翻,小脸憋得黑紫黑紫的。“怎么了?”苦菜问。那妇女哭着说:“萝卜,萝卜,吃萝卜卡着了。”

苦菜二话没说,就“噔噔噔”地跑回家,飞快地提了一个油葫芦跑出来。到了跟前,她叫人帮忙捏开了小男孩儿的嘴,灌了一点儿麻油下去。苦菜接过孩子,慢慢地给他按摩着,所有人都瞪大眼睛,着急地看着。只见苦菜按着按着,“咕噜”一声,萝卜块吞下去了,小男孩儿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中年妇女转悲为喜,对着苦菜就要磕头,感谢苦菜的救命之恩。众人也齐夸苦菜姑娘机智勇敢,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

从此,苦菜姑娘声名远扬,老百姓都知道周大夫家的苦菜姑娘聪明能干,医术精湛,机智果敢。

二
就在这年的秋天,姐妹俩的妈妈生了一种奇怪的病,每到晚上就咳嗽不止,喘不上气来,而且下肢浮肿,浑身无力。父亲想尽一切办法,用了好多方子,都没治好妈妈的病。眼看妈妈病得奄奄一息,姐妹俩都非常着急,看着妈妈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样子,她们恨不能替妈妈生病,减轻妈妈的痛苦。

这天晚上,姐妹俩给妈妈做了按摩,服侍妈妈睡下后,又开始唠叨着“如果可以医治妈妈的病,让我干什么都愿意”的话题。说着说着,她们也歪在妈妈旁边睡着了。

睡梦中,姐妹俩忽然听到一个轻轻的声音:“甜菊,苦菜,我是云朵仙子,你们愿意用你们的一片孝心救妈妈吗?我可以帮助你们。”只见一个白衣飘飘的仙女站在她们面前。“愿意!

愿意!”甜菊和苦菜二话不说就站起来跟着云朵仙子走了,苦菜还不忘背上平时采药用的竹筐和工具。云朵仙子轻移莲步,轻轻松松地在前边走,姐妹俩跌跌撞撞地在后边跟。

走到一条羊肠小道前,云朵仙子停住了。她对甜菊和苦菜说:“顺着这条小路一直走,不能回头,你们要翻过三七二十一座山,蹬过三七二十一条河,吃尽万般艰苦,才能修成正果。如果后悔了,只要调转身子走九九八十一步,就找到回家的路了。”说完,云朵仙子就不见了。

姐妹俩这才借着月光仔细地看了看面前的大山和脚下的小路。山也不是她们平时采药的山,路也不是她们平时采药的路。这是哪里啊?不管怎样,为了妈妈,不能回头,只能往前走。

刚走到山前,甜菊一把拉住了妹妹,定神细听,耳朵边传来“丝丝”的声音,仔细一看,啊!漫山遍野都是蛇。还好苦菜带了药筐,里面常备有雄黄,苦菜用两个手指捻一点儿雄黄,慢慢地搓着撒出去,雄黄粉随风飘开,蛇退开了。姐妹俩向前走了几步,撒一些药粉,再走几步,再撒些药粉。

就这样,她们边走边撒,一直到了山顶。

下山的路崎岖坎坷,到处怪石嶙峋,好在姐妹俩平时上山采药,练就了一身好功夫,才勉强连拉带拽地下到山底。山底下黑咕隆咚,只听得“哗哗”的水声,可以知道前边是一条大河,也不知深浅,湍急的河水“呜呜”地叫着,像一个张开嘴巴的巨大的妖怪,令人胆寒。

甜菊有点儿胆怯了,苦菜握了握姐姐的手,拿出斧头砍了两根结实的树枝,姐妹俩抓着树枝,边探路边慢慢地踱过河去。

姐妹俩刚刚喘了一口气,就听到远处传来“嗷呜,嗷呜”凄厉的叫声。啊!是狼?甜菊迅速反应过来,赶紧嘱咐妹妹说:“狼怕火,快点火!”姐妹俩脱下外衣,粘上点雄黄,点着了火把,勇敢地朝狼群的方向走去。狼看到火害怕了,渐渐地向后退,退着退着,狼群转头跑了,姐妹俩胜利了。

三
就这样,她们翻过二十座山,蹬过了二十条河,经历了千难万险,终于来到第二十一座山前。这是一座冰山,坚硬的冰山在月光下闪着粼粼的寒光。

姐妹俩的衣服已经烧的烧,破的破,冷得直发抖。苦菜毅然决然地拿出斧头和镰刀,开始凿冰,她们凿一个坑,踩着这个坑再凿一个坑,一步一

地往上爬。眼看就要爬到山顶了,忽然一只大老虎张着血盆大口拦在她们面前。

甜菊害怕了,想回头跑,没想到没站稳,一个趔趄摔倒了,滚下了山。甜菊摔下去的地方升起了一朵白白的云彩,轻轻地向天上飘去了。

苦菜听到姐姐摔倒了,正要回头看,耳边传来云朵仙子的声音:“不要回头,不要回头。”苦菜忍着眼泪,坚定地向着山头爬去。大老虎跑过来,“哇呜”一口叼住苦菜向山下拖去。

苦菜被老虎拖着奔跑,锋利的冰块把她割得遍体鳞伤,苦菜昏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一阵剧烈的疼痛使苦菜又清醒过来,原来老虎叼着自己行走在一条河里,河水渗进伤口里,钻心的痛。

这时候,云朵仙子出现了,朝着苦菜轻轻地一挥衣袖,苦菜感觉到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,随之而来的是全身轻快无比。原来苦菜也化作了一朵彩云,轻轻地飘起来了,怀里抱着几棵没见过的野菜。苦菜好开心,她在蔚蓝的天空飘飘飘,碰到了姐姐甜菊,姐妹俩飘到自家的上空,把自己一片孝心变成的野菜抛在了院子里。

第二天,苦菜的父亲起来一看,院子里长了好多野菜,赶快呼唤甜菊和苦菜。天空中,甜菊和苦菜露出开心的笑脸,朝着父亲喊道:“爹爹,我们在这里,快给妈妈治病吧!”父亲这才知道这野菜是甜菊和苦菜的孝心变成的。父亲难过得流下了眼泪,不过看到两个孩子已经成为仙子,在蓝蓝的天空中自由飞翔,也为她们高兴。他强忍着泪拔了几根野菜给俩姐妹的妈妈熬着喝了,效果不明显。他又仔细观察,发现另一种野菜的叶子比这棵薄一点儿,边缘有好多锯齿状的豁口,摘一片叶子一尝,味道很苦。原来苦菜被老虎拖着,身体被划破了很多地方,伤口没有愈合,所以叶子的边缘有好多的豁口。她为了妈妈吃了很多苦,所以身体都是苦的。

父亲又把这种野菜给妈妈熬着喝了,奇迹出现了,妈妈的病全好了。人们听说了姐妹俩的故事,被她们的孝心所感动,就把这两种野菜分别叫作甜菊和苦菜。她们被广泛地传播出去,造福天下百姓,所以现在漫山遍野到处都有甜菊和苦菜。

后来就流传下来一首歌词:
甜菊苗苗苦菜根,俩姐妹性格各不同。
清热火俩都行,想要治病苦菜苦。

直到现在,我们挖苦菜时,说不定甜菊和苦菜就躲在云朵里,开心地看着我们笑呢!



二月春风似剪刀

陈晓云

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当贺知章的这句诗在心头荡漾开来,二月的春风便似一位灵动的艺术家,手持着那把无形的剪刀,在天地间肆意挥洒着它的才情与创造力。

二月,是冬与春的过渡之月,带着些许残留的冬寒,又孕育着蓬勃的春意。此时的春风,恰似那衔接两个季节的桥梁,轻柔而坚定地推动着时光的车轮,裁出一幅又一幅令人惊叹的画卷。

春风拂过大地,像是一位细腻的裁缝,精心地量体裁衣。它掠过田野,将枯黄的草叶剪成嫩绿的新芽,那一点点、一片片的新绿,如同大地披上了一件充满生机的翠衫。田埂间,沉睡了一冬的麦苗在春风的抚摸下苏醒过来,它们伸展着腰肢,仿佛在享受着这温柔的裁剪。春风又似一位耐心的画师,用它那灵巧的剪刀,在麦田间剪出一道道细腻的纹理,那是生命跳动的脉搏,是春天赋予大地的最美线条。

春风吹过山林,为树木们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换装秀。它裁剪掉了干枯的树枝,让那些原本光秃秃的树干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柳树是春风最钟爱的模特,细长的柳枝在春风的修剪下变得婀娜多姿,宛如绿丝绦般轻盈地摇曳着。而那些不知名的小树,也在春风的巧手下,长出了形状各异的叶片,有的圆润如珠,有的细长似眉,每一片叶子都是春风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春风还调皮地在树林间穿梭,将树叶吹得沙沙作响,仿佛在演奏着一曲春天的交响乐。

春风裁去了残败的花朵,让那些在寒冬中沉睡的花骨朵儿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。桃花最先响应春风的召唤,粉嫩的花瓣在春风的裁剪下显得更加娇

艳欲滴,宛如少女羞涩的脸庞。杏花也不甘示弱,洁白的花瓣如雪般飘落,仿佛是春风为大地洒下的一场春雪。还有那金黄的油菜花,在春风的轻抚下,摇曳生姿,形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。春风在花丛中忙碌着,它用那把神奇的剪刀,剪出了五彩斑斓的世界,也剪出了人们心中对春天的无限向往。

春风掠过湖面,将平静的湖水剪成了波光粼粼的锦缎。那一圈圈扩散的涟漪,是春风留下的足迹,也是它赋予湖水的灵动之美。湖边的垂柳倒映在水中,与春风裁剪出的波纹相互交织,构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的画面。偶尔有几只鸭子在湖中嬉戏,它们欢快地游弋着,打破了湖面的平静,却又为这春日的画卷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

二月的春风,不仅裁剪着自然的风景,也裁剪着人们的心情。在这春风沉醉的时节里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去感受那温暖而又充满活力的气息。孩子们在春风中放飞风筝,那五颜六色的风筝在天空中翱翔,仿佛是春风剪出的梦想。大人们则在春风中漫步,享受着这难得的闲适与惬意。情侣们手牵着手,在春风中倾诉着彼此的爱意,那轻柔的微风似乎也在为他们的爱情祝福。

如果说冬天是一幅凝重的水墨画,那么二月的春风则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师,用它那把神奇的剪刀,将这幅水墨画剪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油画。它用细腻的笔触,鲜艳的色彩,描绘出了一个充满希望与美好的世界。

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,这把剪刀裁出了大自然的千姿百态,裁出了人间的万种风情。它是春天的使者,是生命的律动,是希望的象征。让我们沐浴在这二月的春风里,感受它的温暖,聆听它的故事,与它一同谱写这美好的春天篇章。



故乡的灵魂

董平

我一直感觉故乡是有灵魂的,不管你离开多久,不管你身处哪里,不管后来故乡是否也改变了模样,也不管你经常回去、偶尔回去或从未回去,故乡的样子却一直在你的脑海里,它并没有跟着你远行,但它的一情一景、一草一木,却静静地陪伴着你的生活。

你忙碌时故乡就隐藏在你的记忆深处,你思乡时它就从记忆里浮现出来,原封不动地把你的所有回忆打开。那些个普通的日子虽然被时间

消磨得失去了波澜和色彩,但就像体内基因的保守序列一样,正是这些看似平淡的时光却让那些深刻的记忆在回忆中跳动闪烁,在你不经意的一颗烟、一盅酒、一杯咖啡中将你的内心生活打得美好坚强。

我的故乡现在想来并不遥远。快速交通条件下1天内就可抵达,但兄弟姐妹们都已进城安家生活,父母也进城生活在子女的身边,就连以前的一些邻居,小时候的同学玩伴也都在城里

发着朋友圈。故乡的里里外外都发生了变化,大部分的人已经不认识了。记得有一次回到小时候经常玩耍的水库走走看看,却被一个黑红脸大汉远远地跟着,原来村里的水库早已被个人承包,那大汉以为是来偷鱼的人。

小时候最愿意去买东西的那个供销社也不见了,一行行砖瓦房代替了原来的泥土草房,进出村子的路也从原来的砂石土路变成沥青柏油路,只有村中间的两颗大柳树还枝繁叶茂地站立

着,像会唠嗑的婆娘一样在风中诉说着老家的变迁。曾经很穷的谁家早就致富了;曾经身体特别壮的谁早都不在了;谁家的儿子外出到城里当保安,谁家的女儿嫁给了城里的有钱人。

我对故乡的记忆像陪伴在我内心的灵魂,因为看不到反而越来越清晰。只要想起故乡,定是离不开雪,它太单一了,覆盖了我整个童年的冬季;它太寒冷了,限制了我的玩耍的心;它太寂靜了,隔绝了外界传来的新鲜消息。但是就在那样孤单的冬季,太阳也会每天升起。

曾经一个晴朗的早晨,我从睡梦中睁开眼,阳光从密封的窗户缝隙和玻璃霜印挤进来把一束彩虹照在我的枕边,让我抚摸、让我细看,像在暗示我可以跟着彩虹去遥远的那那边。

那时我最盼望的就是最冷节气的到来,因为极寒的时候就要过大年了,一年中最好吃的就在此时。大块肉,杀猪菜,土屋内热气腾腾,香味缭绕,寒冷也自知无趣地躲在屋外。年后再寒冷的天气也失去原来的冷酷无情了,因为太阳显然更有耐心和毅力,它每天从东边到西边温暖一遍,就像奶奶叫我起床一样,从不中断。在阳光的不懈努力下,窗前的房檐下长出许多的冰溜子,中午会滴答地提醒我们春天就要到了,那些随风扎脸的雪花也卸了气,逐渐变得软绵绵的了。

在故乡,迎接春天的第一支花并不是迎春花,而是山野里的冰凌花。它展示出顽强的生命力,那时的雪根本压不住它生长的欲望,解冻的土地也给了它力量。在阳光的召唤下,冰凌花推开白雪的阻挡,开出金黄色的花瓣,骄傲的站立在雪中央,让满山的白雪黯然失色,让在故乡长大的我们欣喜若狂,因为春天来了,一切都有盼头了。

曾经寂靜一个冬季的路开始有了行人的足迹。走亲戚的人从远方来,带来新的发型、新的语言、新的服装、新的消息,外面的一切让村子里的年轻人躁动不安,他们急于外出学习或做工,寻找更温暖的世界。他们走前都到村中那两颗大柳树下,有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,等过路的车。村里许多人也都来帮忙,不管哪来的车,总是附近村子的、总是有人认得的,谁家的连桥、谁家的叔伯大爷、谁家的远方亲戚,谁在扭大秧歌时认识的人,说上一句话,捎带个脚。说成功了,脸上有光有脸面,自己遇到困难事儿时大家也都

乐意帮忙,那两颗大柳树就一边愉快地生长,一边记录着村子里发生的各种事儿。

夏季是故乡最忙的季节,插秧犁地,修坝开田,一家一处,热火朝天。村子逐渐被一畦绿色包围起来,每天被一锄一镐、一株一行的雕琢修饰着,吸引来一朵朵白云,低低的看着这片土地上的变化。

当大地和小苗感到干渴时,风儿最先知道,从西北天边搬来一片黑云,稀里哗啦的下下一阵。雨后是燕子的节日,那些眼睛明亮,剪刀般羽翼的黑色精灵吃饱后,在夕阳下一排排站在大柳树附近的电线杆上,叽叽喳喳说个不停,像婆娘们一样的聊天。哪家的屋檐下好搭窝;哪家的屋里暖和。

记得一家新搬来的外地户,做菜喜欢放辣椒,就没有燕子在他家住,这家主人经常在大柳树树下抱怨本地燕子也敢生。入夜,月明星稀,但路是漆黑的,对面说话不见人。当村里的大黄狗们都已经入睡时,这世界便属于村外稻田里的青蛙们,它们的聚会整夜不停,呱呱呱的叫声此起彼伏,像那片稻田里奏出的交响曲。但从没有村里人抱怨这声音打扰了谁的睡眠,因为那叫声最响亮的地方也是秋天最丰收的地方,谁家都希望青蛙们的交响曲开在自家的田地里,因此家家都跟着蛙鸣进入甜蜜的梦乡。

秋天时节,大柳树泛黄了,落叶了,麻雀们不敢落在枝头,树下也很少有说话唠嗑的人,此时的故乡进入收获的季节,家家的牛车,手推车,在村中的路上来来往往,欢声笑语中拉回金黄的收获。地里多了一个个水稻垛子,家门前搭起玉米楼子。大黄狗们在水稻垛子间东奔西跑,抓老鼠、管闲事。新草铺过的房檐下挂起了一串串红红的辣椒。我们家长辈留在屋里学习,但外面热热闹闹的场面却和书本里的知识一起流进了记忆中。

故乡是极寒时最富足的那顿饭;是冰雪中第一眼望见的冰凌花;是远行时大柳树前乡亲们热情的相送;是夜晚稻田里的一片蛙声;是雨后屋檐下燕子的低声呢喃;是金色秋天里满载收获的吱呀声语。在我离开时,故乡也收起行囊一路走在我的记忆里,像冰凌花一样顽强,像太阳光一样温暖,像灵魂一样陪伴在我的身旁。